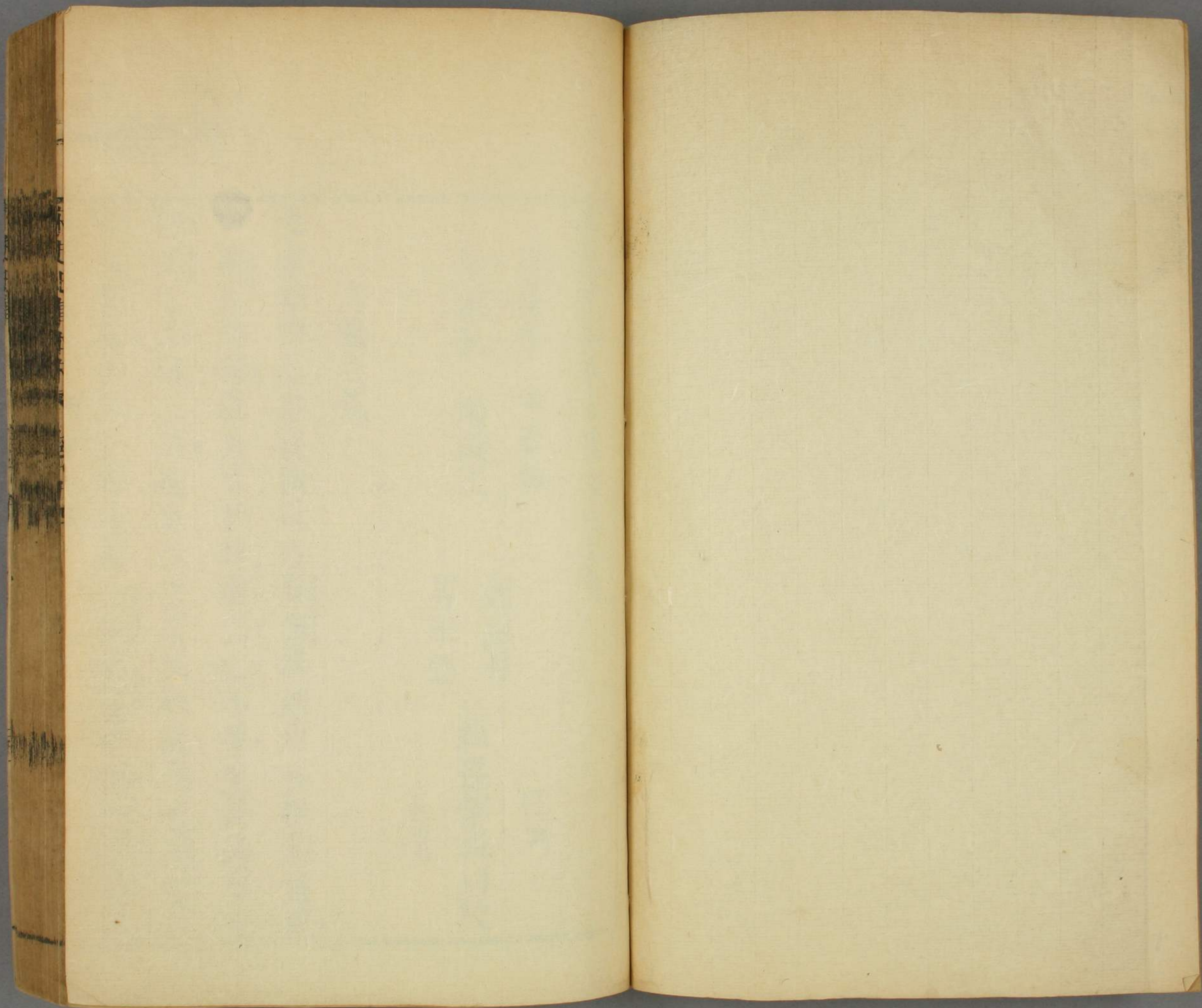




伊 8
271
12

宗十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所錄文
有拘那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宙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初畱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
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
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往宙陛辭奏曰臣入

伊

27
12

蜀後吳挺脫至死○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
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吳挺卒趙汝愚請別置帥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吳曦賂陳自強韓侂胄得還蜀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中輒規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

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吳曦抽摘程松京西軍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

姚淮源
四州於金
求封蜀王

松言曦必誤國，公亦不省。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四 三

曦受金封王
翼楊駉之抗
諫不聽

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

程松聞金兵
至而遁

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給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讀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劔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曦自稱蜀王
召安丙用事
湯震仲不屈
死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禛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

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晁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

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劔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

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

楊巨源李好義謀討曦奉安丙主事

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

好義巨源等斬曦推丙權四川宣撫使

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

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叅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卽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布露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較獵塞上。一日夜歸，茄鼓競奏，璘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舉目形

巨源好義取
關外四州

似已兆覆亡之禍矣。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

好義乘勝徑
取秦隴楊輔
安丙不許

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於朝。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

王喜遣劉昌
昌國以見崇
死

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
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
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痛如私親朝
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
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六月安
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為首倡
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
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沔州巨源曰詔
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

王喜為節度
使巨源不平
丙使樊世顯
殺之

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啓以謝丙曰飛
矢以下聊城深慕曾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
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
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
于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
送閩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
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
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吊其詞尤悲切
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

楊輔請以劉
甲代丙

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靖二年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張溥曰蜀漢滅而鄧艾囚關中定而王鎮惡誅
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
者也艾死於鍾會鎮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
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
富貴考終沒有美謚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
丙父知之韓侂胄開邊曦以賂還蜀丙言可憂
者十顧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僮不遇

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鎮
之寄君無推轂之令號跳倡義直走僞宮砍頭
搥胸須臾亂定丙時尚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
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平原謝毛遂淮陰
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
則何爲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鎮蜀曦年四十
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
亡可立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
北震動圖之稍緩卽爲劉豫丙雖夢符神筭而

持詔乘馬策非已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劔
外也賊曦既誅四州漸復徑取秦隴牽制淮寇
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
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狠愎爲曦大將
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極
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
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睢
陽節著李琪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
混然後文人之公論明奈何國史於丙猶有怨

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溫鐵木真稱帝于
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
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
端義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

可握溫鐵木
兒稱帝于斡
難河

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

封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掠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沅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卽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

衛王允濟請
除鐵木真金
主不許

鐵木真滅乃
蠻

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鐵木真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幹亦刺等部遇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夏請降于蒙
古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金主承濟立
蒙古主見詔
唾而不拜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為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叅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

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八月金獨吉千

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閏、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黃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蒙

蒙古主遣其子復攻金

明安反降于蒙古完顏胡沙等敗走

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獯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

金主欲奔汴衛卒死戰却蒙古兵乃止

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十一月，金徒單鑑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

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鞑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叅政梁鏜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

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胡沙

紇石烈胡沙
虎棄西京金
主不問

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鞑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

金主數沙虎十五罪罷之

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金主復用胡沙虎

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鑑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

胡沙虎作亂，殺徒單南平等，遂弑金主。徒單鑑勸立昇王珣。

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關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

鄭夫人以死
守國

通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
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
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虎沙人臣取將何爲黃門
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
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
以死報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
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
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
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

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
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
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
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
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
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
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卽位
立子守忠爲太子追廢允濟爲東海郡侯後遣復衛
王謚曰紹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

木虎高琪敗
績懷來反殺
胡沙虎金主
論功行賞

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
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
守而自以衆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
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
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
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
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
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紕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
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

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
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
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紕軍入中
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
墜而傷肱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爲左副
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
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
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旣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

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

蒙古主將兵逼中都

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

完顏承暉請
議和金乃以
故主允濟女
與蒙古主

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
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
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
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
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
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
三千與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
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五月金主珣

金主珣議還
汴

以國威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
丞相徒單鑑諫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
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
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
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畱守中都遂與六
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
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
鄉命扈衛紉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紉軍怨之遂作

金主至良鄉
亂軍作亂

金主命太子
守中都既而
召還

亂殺其主帥素温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术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

寅答虎以北
京降蒙古

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眾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答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畱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於是余順城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以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磬

李英等助中都授絕

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

承暉死義林
撚盡忠南奔
蒙古遂入東
都

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爾繆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金主不問盡忠罪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子。傳至熬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真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旂，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卽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弑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撚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遷汴亡燕，莫非自撥也。金章宗朝，鐵木真八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卽帝位，橫受唾罵。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十五
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爲君益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陷。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弑。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授以神器。方席尊位。卽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鎰。所以不爲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旣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爲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兵向第。晉陽裹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

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途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弑君。而蒙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嬉。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大義誠烈。然盡忠無良。兵柄旁落。燕京坐喪。責在平章。彼卽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尚有愧焉。鐵木真綴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犒師。和成徐還。旣知徙汴。卽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笑

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
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北海馮 瑋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嶸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
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冬十月以金國
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五月金主珣遷

直德秀請罷
金歲幣

都于汴遣使來告。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致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

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嘗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

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卽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監夫以皇

德秀請鑒政
宣平失并獻
不可

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旣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蠱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

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散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氛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爲嘉祥，變異爲休證。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爲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

竄斥徧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好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以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卞攸濫厠樞庭。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卽膏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

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顯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剋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旣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爲鴛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絕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

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酌，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穀，結余覲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

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
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
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得志蒙蔽
之風日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事不敢盡
言獨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
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以
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
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

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
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
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
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
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
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
滅慕容旋啓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
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楊○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
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六
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忘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

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鞞鞞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覲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感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

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瘡，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

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爲用兵之端也。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水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

高琪勸金主
侵宋以廣疆

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摧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遺完顏阿隣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珣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

趙方抗疏主
戰遂檄扈再
與孟宗政等
擊却金人

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與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與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與佯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

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嘗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十二月，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

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人。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牒，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門

宗政等七十
餘戰輒敗金
人

王逸追斬完顏贊

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眾，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印、階州守臣侯願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

金呂子羽至淮不納和好遂絕

趙彥呐藏金人

吳政戰死于黃牛堡

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狗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

張威使石宣
擊破金人

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棄城走。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徐濠光三州，江淮

制置使李珪命巴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

賈涉使李全
等擊破金人

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潄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宗政再興擊
敗金人

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砌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鞮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

焯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

遣再興等三道伐金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宗政復敗金人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于湖陽八月安丙遺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

夏與金絕好

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爲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

會夏人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楫援蘄黃，楫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

黃州陷何大節死之

夏人乞會師伐金

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於江而死。金人復陷
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冬十月夏人
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
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
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
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旣而獲生口言

時全兵敗金主誅之

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
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
留收淮南麥遂下令入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
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
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
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
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
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

金主榜諭戒南侵

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亡何。蒙古侵金。構兵五載。永濟被弑。立昇王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竟絕好。終寧宗之世。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蘇師旦。厲仲方。辛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

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窺敵釁。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爲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王。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藉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真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鑒戒。絕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羣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寧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褒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政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爲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爲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爲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爲國老奸。并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李全之亂

寧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

金楊安兒大
搜山東

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克敦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輯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金季全兵起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爲盜寇掠州郡皆衣紅納襖以相識時目爲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走岬嶠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姣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

安兒敗死其妹四娘子私嫁李全

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稱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

沈鐸說應純之誘致北人爭先爲招山東羣盜置忠義軍

佑家廝養也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瀕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

韓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李全率眾來歸

國安用來降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石珪殺沈鐸渡淮大掠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眾。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

命賈涉節制忠義人兵

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

金張林逐田
琢以山東諸
郡附李全來
歸

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嘗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眾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沐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

全襲泗州不克

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涉信李全陰
譖殺李先其
部曲裴淵等
迎石珪拒命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眾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眾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鈐轄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於清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

金嚴實舉魏
博等郡來歸

全襲東平大
敗而還

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幹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鹽利

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眾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

時青自金來
附

石珪降蒙古
李全遂併漣
水之衆

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泚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

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悖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

張林懼李福
叛降蒙古

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神贊討收張林李全入據青州

史彌遠知節鉞涉嘆有驕不可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夏四月知濟南府神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

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畱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

賈涉道卒丘壽邁攝帥事李全併統其軍

許國代涉爲
淮東制置使

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國爲淮
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
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
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
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叅幕徐晞稷
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
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旣視事痛抑
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

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
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
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
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按曰我
不叅制闢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
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叅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
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
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
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

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事敗

李全楊氏憤
國倨慢使劉
慶福逐殺之

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克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

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佯責慶壽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

彭義斌討全
全求徐晞稷
書與連和

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

趙范上書彌
遠請討全不
聽

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
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
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毋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
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
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
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
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
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
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

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
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
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
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
先生始末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
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
范遂爲宋晁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
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
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

義斌圍東平
嚴實合李里
史天澤攻
之被擒不屈
死

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
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六月彭義斌既克山
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
古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
事實時實眾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
之家屬不遣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
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
實知勢迫即赴李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
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
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蒙古圍李全
於青州全令
福先還楚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錢
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
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援糧路絕與
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
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
數千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

稷罷以劉
瑋代

福還楚。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朝
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
帥。劉瑋雅意建闢，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譽、忞亦垂
涎代瑋，從史尤力，故以瑋代晞稷。忞代瑋，知盱眙。
十一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
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
忞自以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
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
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

彭忞激夏全
入楚城楊氏
行成全反與
李福合逐瑋

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
淮陰入屯城內，瑋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焉。時
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
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
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
「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
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
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

夏全為楊氏所拒狼狽降金

姚翀代瑄屈體楊氏

與福謀逐瑄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瑄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瑄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瑄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瑄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瑄自劾未幾死三年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



趙范上書彌遠論屯揚州

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與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為喜

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覺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拔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右設寶應，天長二屯。

李全降蒙古

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闔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

劉慶福欲圖李福反為福所殺

一日，李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

李福楊氏逐翀走死楚州不復建閫

張林等歸淮
安討斬李福

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闢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

徽彭忞等戮
全餘黨忞不
取決張惠等
將之降金

廷立事王義深嘗爲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忞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忞輕儇不爲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

李全自蒙古
還南

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
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
盱眙設宴邀托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
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
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
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
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爲全

李全誘殺時
青

所殺十二月金封李全爲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
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
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卽廣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天長
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
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寨以觀成敗
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畱

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南
匠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
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
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
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
貨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
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閘山陽，又
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
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
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
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
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
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
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
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
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戍
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
遣榦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

李全據鹽城
不受朝廷節
鉞

度正獻幣全
三策

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爲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幣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冬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

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爲釘熬囚脂搗油灰列炬繼畧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趙敬夫以蒙古爲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爲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

鄭清之勸帝
討全

李全不受彌遠書

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卽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全一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旣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俟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平全無以對彎弓抽矢

范葵屢敗全
兵

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畜爲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爲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因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上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破浮橋，吊橋。

范蔡大敗李
全全走死新
塘

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爲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

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蔡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蔡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感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

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楫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功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

范葵等大破賊衆楊氏絕淮而去

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金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卽遣馮垕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爲之也全起北海農家私通楊安兒妹賊徒漸繁窺金衰微來歸

中國賈涉隸之忠義收爲我用。得地殺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寵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亂乃長矣。涉初任季先。招來全等。分屯寨。涅軍手。頗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鑿禍開禧。志存姑息。涉亦號令漸疎。羣下交構。季先死而石珪橫。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遽授節鉞。悍難勸也。賈涉罷任。許國代之。同爲武夫。而一朝屈全。勢必生變。國死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晞稷。晞稷無能。諂事羣盜。而遣劉瑄。瑄逐于夏全。則遣姚翀。翀逐于李福。則楚州蕩然不復。建閩二三年間。大帥數易。揭竿屢告。廟堂克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鎮。輕等甌脫。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殺國。誓衆興討。迫于寡助。竟死內黃。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鄭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安始平。益恨向來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

侂胄北伐。傅伯成丘密皆非之。銳意自用。卒爲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讐。李全小盜殺主帥。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縱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讐者。二聖中原其耻尚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主于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計也。無事而馴至有事。小事而馴至大亂。害成禍結。尚曰我無與焉。寵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奸臣當之爲彌遠者多。爲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鏗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曦封衛國公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曦為皇子進封榮

京鏗等請育宗室子于宮中

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懋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太子詢卒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

彌遠使余錫陰擇帝嗣遂得貴誠

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

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于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

皇子竑不悅
楊后彌遠真
德秀密諫不
聽

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嬾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

彌遠使鄭清
之教貴誠陰
定策立

矣。否則深可慮也。竝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
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
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
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卽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
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
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曰。教貴誠
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卽示以貴
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
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

彌遠圖廢竝
寧宗不悟

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
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竝之失言于帝。覲帝廢竝立貴
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
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
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
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
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
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

帝不豫彌遠
欲謀廢立楊
后不可使楊
谷等泣強之
遂立理宗夏
震梓竑下拜

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
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
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
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
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
今所宜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
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而不
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
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
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
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
在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
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先贊呼百
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梓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
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

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竝為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養羣奸，指正為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彊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潘壬等舉義
約李全兵不
至而敗死

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

彌遠使天錫
逼殺竑

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聳動
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
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姓名走
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
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王至楚將渡淮爲小
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
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
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
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

魏了翁洪咨
夔真德秀訟
竑寃

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
奏曰三綱五嘗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
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
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
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
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
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
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

鄧若水請誅
彌遠

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蓋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

有辭于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餌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暗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始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峙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

罷陳德剛洪
咨夔

李知孝劾竄
胡夢昱

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清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眾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

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竄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竄官爵太嘗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竄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竄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太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張溥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竄宗十有七年

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衆訟。寃閔。然攻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寧宗失覓。王擇宗。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儲極早定。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皇子。復進奉美人。琴書伺隙。李園獻妹。賈后奪宗。兩術兼之。先帝耄殂。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巷而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篡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卽位。繼弒君則不書卽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

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旣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生憚勞懼讒。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况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憤懣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司空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

其怨已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壬卽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寶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竝性惡彌遠，碎奇玩呼新恩，疑爲不密，迨雪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黨又繼而請貶也。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呼，少伸大義，連袂竄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爲宮教時，旣知濟王輕脫，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傅貽患。後日方諸魏徵李泌，不無慙德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北海馮琦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

蒙古與金主
和議不成

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全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

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

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

金胥鼎遣將
拒蒙古

金御史臺陳
戰守之策爲
木虎高琪所
阻

尚書左丞還平陽。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淆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

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黎。華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

木華黎破殺
張致

晉鼎敗蒙古兵

金苗道潤撫定五十餘城

金石海叛武仙討斬之

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晉鼎慮蒙古兵拒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

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略使道潤有勇略敢戰鬪前

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

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

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

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

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

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

乃降木華黎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瑄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

蒙古主以太行之南委木華黎

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

金張柔降于蒙古

蒙古陷太原平陽汾州潞州金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叅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嘆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

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

纜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擗，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於河朔。

金殺术虎高琪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术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

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衆多厚撫亂軍而衆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

金主憾高琪
衆多害天下

曰壞天下者高琪衆多一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徒單鎬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

金完顏伯嘉
請置公府

蒙古主不允
和議

金武仙降蒙
古

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
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
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
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
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
富强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
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
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桓山公武
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

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吊民
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
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
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
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
爲河南王勿復違也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
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
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

金嚴實殺李
信降木華黎

屢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十月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

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

蒙古唆魯忽禿破東平

等州石珪移治曹州。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應天守葭，自將兵攻綏德。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往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

木華黎敗合達

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胡天作降蒙古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

木華黎趨長安

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主見角端耶律楚材勸之還兵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

金侯小叔殺蒙古石天應

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竣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三月，蒙古木華

金阿魯帶棄河中

水華黎卒

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
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
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是年金主詢
俎太子守緒立

張溥曰金自宋寧宗嘉定八年亡燕九年蒙古
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
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
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間胥鼎
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

叔之殺石天應金或間勝而敗降踵繼汴京孤
危築裏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爲金策者嵩汝急
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
其殆哉顧連歲侵宋則又何也木虎高琪曰宋
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棗陽之圍孟宗
政敗之阜郊之師吳政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
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
嚴實六哥背亂數告金不能有加於宋也夏與
金邇珣謀伐之胥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

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于蒙古。取葭州。綏德。夏國弱小。遵頊奔播。尚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枝左吾右。甚其狼疾也。史臣責宣宗云。輕棄中都。黷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與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剿其金之興。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姪聞升

婁東張 溥論正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蒙古取汴

蒙古滅夏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睨歸。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

蒙古主鐵木
真祖遺令假
道於宋以伐
金

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
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
鐵木真祖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
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
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
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
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完顏陳和
尚大敗蒙古
奏功第一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環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
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
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
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勢狼難制陳和尚
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一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金移刺蒲阿
敗蒙古兵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
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

武仙殺史天
倪復歸金

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
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
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
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
嶺關冬十月蒙古窩濶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
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刺滿阿紇石烈牙吾
荅等懼其泄事機畱之及滿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
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
來阿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

雷率衆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
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
滿阿行省事于闕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滿阿逗遛
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滿阿言北
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
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人交手計
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滿阿乃始
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

合達滿阿不
進兵蒙古遂
取鳳翔

金完顏陳和尚敗速不臺

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滿阿遷京兆民于

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

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

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

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

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

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

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不

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

宋張宣殺速不罕

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

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二萬入大散關攻破秦州徑趨

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

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

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

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

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

關。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

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

蒙古拖雷破地寨百四十

蒙古陷金河
中草火訛可
死之

金主殺板子
訛可

拖雷將趨汴
廷議堅守金
主不從

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
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
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
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
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
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
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
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
故時人因以別之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人

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
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
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
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
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
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
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
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
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

漢江張惠等
議截江與戰
蒲阿不從而
敗

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
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
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
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爲所潰。
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
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
于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
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二隊而來。合達曰。今
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
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
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住力戰始退。合達曰。
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
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
已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
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
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
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

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蒙古兵趨汴
楊居仁請擊
之白撒不從
麻斤出等皆
死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术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

金主決計守
外城

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
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
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
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
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
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
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
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
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

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
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
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餘且行，且戰。至
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
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
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
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
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
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

蒙古兵敗
金軍武仙敗
走楊沃衍等
戰死

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温、不花、赤馬温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

蒙古兵破鈞
州殺完顏合
達

陳和尚蒲阿
死義

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潼醪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闔鄉

金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

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

蒙古兵追殺徒單合典納合合閏

冀禹錫力守歸德

兀典發閩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

金白撒起復
完顏賽不

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
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
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主砲攻洛陽洛陽城
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
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
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
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
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
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慙子軍為號其聲勢與

強伸堅守洛
陽擊退蒙古

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
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之四應所至必捷蒙古
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
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
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
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
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
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

和議成之不
臺攻城益急
受賂乃退

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
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
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
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
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
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
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
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
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

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鞬鞞不退汝等死
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
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
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磴或碌礪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
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
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焚，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場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寫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寫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响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

蒙古兵獨長
震天雷飛火

赤盞合喜欲
賀守城功內
族思列趙秉
文止之

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叅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列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耻，况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

金汴京大疫
復征園戶等

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樞九十多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金申福等殺
唐慶等和議
遂絕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峰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

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輩
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
兵卽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進
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
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
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
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旣絕懼兵再至乃復
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顙等主之
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顙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

內族合周等
括汴京粟完
顏久住尤酷
暴

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
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
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
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
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
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之京城三十六
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
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
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

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輦感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十二月。金汴京糧。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

白華請赴汝
州決戰。金主
不從。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
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

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木魯買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闕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

金主棄汴京
謀往歸德

功將來功賞豈在戰亡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二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

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八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

蒙古渡河白
撒棄軍東道

金主入歸德
殺白撒

蒲察官奴軍
令明肅

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
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
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
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
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
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
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
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
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

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人
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
敗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
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
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
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
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
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

崔立作亂于
汴殺習捏阿
不等送款速
不臺

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
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
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
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
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
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
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
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

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
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
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
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
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
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立縱淫

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

王若虛辭作立功德碑文

立酷括金

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管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

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送后妃等于和

速不臺入汴京取立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張溥曰金宣宗瑀之棄燕哀宗守緒之棄汴二

耶律楚材請宥汴人

宋史紀事
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木虎、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承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固守京師。其誰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已還中，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屢，三峰之賊，健銳俱盡，質子請和。蒙古退軍，救危扶傷，莫若自保。乃外則殺行人，納叛帥，以開敵釁；內則鬻官爵，括民粟，以叢國禍。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曷思王者無家，京師其家。昔者都燕，無故棄之，已墮厥

家矣。僅有一汴，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塢，明日幸弘農，則漢危。昭宗今日幸石門，鎮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徒單鎰曰：鑿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霸州帥潰，完顏承暉自殺。河北山東繼燕淪沒，悔無及也。珣且之，日以守緒托資明鄭夫人。夫人知龐貴妃陰狡，給鑰別室。太子位定，將望其鳴劍洛陽，迅掃國耻，而體肥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同途。卽彼詔令。恻哀君臣。灑泣亦謂裏城空築。
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尚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
周。月。氏。無餘財。倉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
蔡。雖強。不。大。于。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卽。起。而。寇
竊也。崔立搆叛。逆。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矚。亡
爾。是。故。珣。之。棄。燕。平。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
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
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